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邵燕祥
著

杂文作坊

7
-5

成都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杂文作坊

邵燕祥 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杂文作坊

著 者：邵燕祥
责任编辑：谭继和 濮禾章
封面题字：周明安
封面设计：张光明
技术设计：盛寄萍
责任校对：陈光星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 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排 版：四川三达计算机公司
印 刷：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1/32
印 张：6.25
字 数：110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06—2/I·152
定 价：5.4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刊，杂文辞典，杂文专集的出版。各地杂文学会也应运而生了。听说还有省委领导自写杂文提倡杂文之说。咿吁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大概又证明一个道理，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恐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我们正在改革前进，盛世有望。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泥泞中前进，然而我们的前面却已光明在望。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与困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诅咒，庄严工作与荒唐糊涂，杂然纷呈然而充满着生气的大转变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前进不易，旧意识趋于消逝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



权威的光辉，许多认为不可更改的观念，突然变成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的偶像，忽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并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总经理的指挥台，指挥千军万马，从事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凡此种种，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创造，大多数的人在大步前进。然而也还有人在怀疑，在摇头，在叹息，在引经据典地辩论，甚至有的人在时代暴风雨的面前向隅而泣，在咒骂和贬损。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能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欢呼，需要呐喊，需要马前卒为他们鸣锣开道，需要清道夫举起匕首和投枪，为他们清除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习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人们需要匕首和投枪，人们需要杂文。

于是杂文应运而生了。于是出现了一新耳目的杂文作品。于是出现了当行出色的杂文作家。于是出现了杂文的鼎盛时代。

既然叫做杂文，看起来似乎是杂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余酒后，是非得失，世道人心，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



不可谈的了。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如鲁迅说的，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杂文和现实生活总是贴近的，和人民脉搏的律动总是息息相关的。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之中见是非。它要发人之欲发而未发，言人之欲言而未言者，是写众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这和那种吃饱了打着饱嗝，剔着牙齿，闲侃神聊，插科打诨，言不及义的侃文，或远离尘世，闲情逸致，无病呻吟的闲文是不同的。

因此杂文即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具有历史的思辩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没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文学功底是办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杂文作家，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就要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学术家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具有散文家的汪洋恣肆，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要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要像鲁迅那样做到这一步，或接近这一步，杂文作家要作毕生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杂文作家在专制的旧社会里，是注定要忍受“窃火者”的痛苦和灾难的。就是在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里，杂文作家也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注定要在风雨中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而行。他们可能在泥泞的荆



棘中仆倒，可能受到某些视杂文如眼中钉的人的嫉恨。这倒没有什么，因为那些人的某些行径，正是杂文鞭挞的对象，受到他们的嫉恨，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也有时，或由于有些人囿于一种传统偏见，以为杂文“偏激”、“片面”，或由于杂文作家在使用这个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至于偶批逆鳞，为忌讳者“对号入座”，于是兴师动众，打上门来，大张挞伐，以至“对簿公堂”，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想，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同时，我想，当前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那些在硝烟弹雨中打冲锋的战士，偶尔失手，是难免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宪法。还有什么人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来，在杂文作家的身上，施展过去的身手，冀望点什么，大抵是很难的了。

当然，我想一个杂文作家，自然是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于改革开放寄以真诚的希望，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于事理有充分的理解，对于敌友泾渭分明。因此，行文是会实事求是，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湖，心存汉阙，针砭固取典型，臧否更有分寸的。这样，庶几可以无过乎。

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使读者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这就要求杂文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形式和风格上力求多样化。那么除坚持“二为”方向外，“双百”方针就永远是杂文的指导方针。

全国各家报刊刊登的杂文已经不少，散出的杂文专集也很多，但是选出若干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名杂文作家，各人自选一本杂文，成系统地出版，尚不多见。成都出版社有志于此，我颇赞成。他们已经得到若干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家的支持，才使《当代名家杂文系列》第一辑得以问世。在雅文学出版陷入困境之际，他们有胆有识，做了这么一件大功德事，令人鼓舞。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选本是认真的，编印是出色的，货真价实，决没骗人。正如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出版时说过的，“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的用处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可以从这套《当代名家杂文系列》里，读到合于自己口味的文章。

我故乐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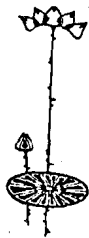
杂文作坊

——代序

五年前，我和蓝翎、舒展一起在《钟山》上开了一个专栏，叫《杂文作坊》。我不大愿意设专栏，因为疏懒，怕受催逼，后来说是双月刊，我就答应了。当时写过几句话，说：“谨遵刊期，每两月打开我的杂文作坊，把各色长短大小方圆不一的成品半成品，思想材料，文字部件，以至下脚料，公开展览，任凭自取……不是值钱货，更不是祖传秘宝，虽无大用，但也不算百分之百的废品，扪心自问，只求童叟无欺耳。”

这就是我关于杂文的想法。那个专栏开过四期就因故停了^①，可我这些想法没有变。

我不研究杂文理论，我对理论文章中常见的，所谓杂文是匕首和投枪的说法，总觉得有点过甚其词。我的杂文作坊可是只出杂文，不出军火，也从没出产过匕首、投枪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玩艺儿。而杂文，不过是一种通俗的，根据常情常理常识发议论、讲道理的文字而已。



^① 这一专栏中我的四篇杂文均已收入拙著《自己的酒杯》一书（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什么叫作坊？取其手工作业、个体小户的意思。我被打发出去劳动的年月，在一个舞台工作队的木工房干过，也算个小作坊吧，除了干活，这儿人际关系极好，闲下聊天，沏壶茶，闹袋烟，天上地下，大小事情，无所不谈，真心相见。许多话题，回想起来，若笔之于书，便是随笔、小品，或许也是杂文——我弄不清这三者的确切定义，——我以为杂文作者和杂文读者就是该在这种场合见面。杂文应该是平民间的往来和馈赠；杂文应该是自由的对话和抒发。

有时“立等可取”，不暇精雕细刻，甚至是半成品，得到大家体谅，因为匾上是作坊不是精品屋。遇到有些精品生产经销者面露鄙夷之色，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传诸永久，我就劝我的同行们不要心理不平衡，“舆夫之论”，本来就属街谈巷议，不是高档文玩，针砭时弊的杂文倘得与时弊一同“速朽”，不正是杂文生产者的初衷吗？

最要紧的是“童叟无欺”。即使是“永夜角声悲自语”，写出来也是给别人看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更是跟读者商量；况且有时候索性就是替读者立言，把读者想说的话代为说出罢了。如果不说真话——真心话，就是不尊重读者；说套话废话至少是浪费读者的时间；说假话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读者，像一个笑话，把“童叟无欺”倒念成“欺无童叟”，老少不分都要骗，那简直可以说是伤天害理了。

我的这些想法，端出来向读者请教，但绝不



想强加于人，我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权力。在我自己，长期形成，一时也不会改变；我常常感到奇怪的是，有些人观点改变得那个快，好像随气候增减衣服，可从来不作任何声明；不过转念一想，气象预报有之，每个人换什么衣服穿原本是无须预报的，也便释然了。

1994年5月12日



序 二

五年多以前，我为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写的前言里，曾经说到当时为诗为文的一些情况：

近年诗是写得少了。但不甘寂寞，有时技痒，不免“打油”。正统的诗作者，无论是旧体诗的正统或新诗的正统的维护者，好像都不以打油诗为然。然而，黄苗子诗云：“思到无邪可打油”，乃知打油亦非人人可为，事非经过不知难也。

人民日报办“风华杂文征文”，我写了几则《大题小做》，不意颇有反响。见诸版面的有公刘《正题歪做》唱和于前，又有马识途《小题反做》呼应于后。马识途是小说家，《清江壮歌》、《夜谭十记》作者，近来颇发“杂兴”，我于是寄呈打油诗一首：

歌罢清江气尚粗，夜谭反做见功夫。

岂因墙角猫扑鼠，勘破人间鬼画符。

领导未闻曾闹事，群氓难得不糊涂。

杂文已是无多用，何况街谈巷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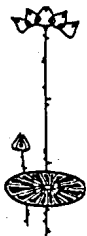
谈笑间已到1988年底。我把这些杂文辑集起来，略一回顾，发现我把杂文引入诗歌，倒是有打油诗为证；但想把诗引入杂文，套



用一句名言，却收效甚微。

所说那本杂文集，题名《神·鬼·人》，因故没有能出版。根据校样抄下这一段话，无非表明我对自己的东西的不满，自审不过是街谈巷议的水平。街谈巷议，特点在于日常性和情绪性，多是即兴的，琐碎的，就事论事的，甚至会失于片面的，自无法与政策文件或政策解释相比，也无从与经过系统研究、深思熟虑的理论著作相提并论。重之者可以把街谈巷议叫作舆论——舆夫之论，引车卖浆者之论，也就是平头百姓，普通劳动者的想法和说法；因此以为格外值得重视。这其实乃是对国情不甚了了的书生之见。况且，真正的舆论，虽说显然不是从上而下那么统一起来的，但也决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可以冒称、可以包办，可以自命为代言人的；必然是有普遍趋同的倾向，广泛深入的影响的。街谈巷议式的杂文，不过是作者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一篇两篇乃至十本八本，充其量也只是舆论之流中的点点滴滴，也还要待实践检验，证明那立论无悖于舆论的主流，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心理才行。街谈巷议式的杂文，并不就等于一般的街谈巷议；言责自负，文责自负嘛。

然而我不满足于街谈巷议了。此集所收，都是近五年来写的，逛大街、串胡同少了，接触真正的街谈巷议也少，斗室中随便翻翻书，抄抄书，于是有了“夜读抄”，不过读的是人所常见书，抄的有时还是报上的社会新闻，终于成不了流沙河兄说的“书斋杂文”。人间烟火气渐少，书卷气也



不见多：我自己仍然是不满意的。

自己不满意，为什么还拿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我以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此其一。其二，我注意到有些莫名其妙的议论，也还要挂起杂文的招牌，我的杂文至少可以向读者提供一份比较与鉴别的参照。我希望以我的杂文——我的心与读者对话，寻找知音，寻找共鸣，寻找矫正或补充。

邵燕祥

1994年6月6日



目 录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1)
杂文作坊	
——代序·····	(1)
序二·····	(4)
东车站·····	(1)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3)
卞之琳的政见·····	(6)
疑难问题·····	(8)
读梅志的回忆录·····	(11)
国会街忆旧·····	(13)
读史（外一则）·····	(16)
读《大清洗的日子》·····	(20)
宣誓三题·····	(23)
写一本集会结社史·····	(27)
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	(30)
赵超构话延安·····	(32)
人形与人事·····	(37)
萧·肖·潇·····	(39)
语言之流·····	(41)
滥杀无辜·····	(43)
筵席二首·····	(45)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47)



说永远	(52)
夜读随笔三则	(55)
责任与感情	(58)
送寒衣	(60)
陈寅恪的史识	(62)
论“只剩一个人”	(64)
马克思讽刺小拿破仑	(68)
那末，嫖客呢？	(73)
罪与非罪	(75)
姓什么好	(77)
桃花与血	(79)
怪圈	(82)
笑谈之余	(85)
发噱之余	(88)
一首奇怪的儿歌	(90)
说舞弊	(92)
关于黎庶昌二题	(96)
说好说坏	(100)
李连英有所畏	(103)
从“囚”说到法	(105)
读报一感	(109)
吃货	(111)
预言	(114)
债与法	(117)
说依附	(119)
巩固猜想	(122)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125)
曹操·能臣·奸雄	(129)



目	当局者，还是旁观者？·····	(132)
录	迟于死亡·····	(135)
	黄河旧事·····	(137)
	女沙皇和大学者·····	(140)
	王国藩式的“名誉”·····	(148)
	转让题材·····	(151)
	钱与权与法·····	(155)
	“黑帮”小考·····	(158)
	哑人深致·····	(162)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164)
	说自律·····	(170)
	官场心态·····	(173)
	入党动机·····	(176)
	画蔷小集·····	(178)

